

中国历史文化隐藏最深悬念最大的谜团——
龙是一种信仰观念，还是一种生物存在？

龙迹

岩铁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龙迹

岩铁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迹 / 岩铁 . 著

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6.11

ISBN 7-5354-3275-1/I·1064

I. 龙...

II. 岩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4156 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策 划: 康 琳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 波

主 编: 安波舜

责任编辑: 吴海燕

封面设计: 耀午书装

媒体运营: 赵 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

电话: 010-58678881

传真: 010-58677346

027-87679301

027-87679300

印刷: 北京京师印务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方成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340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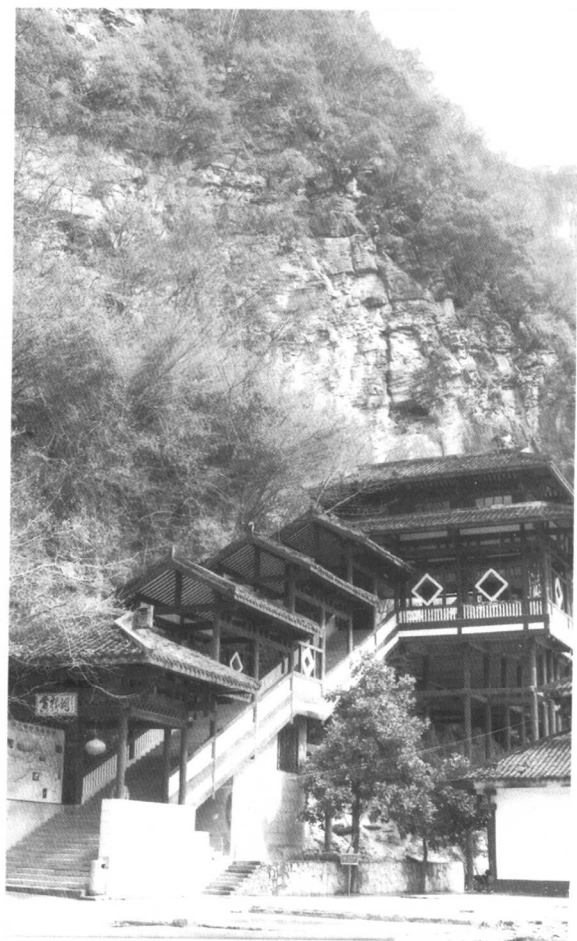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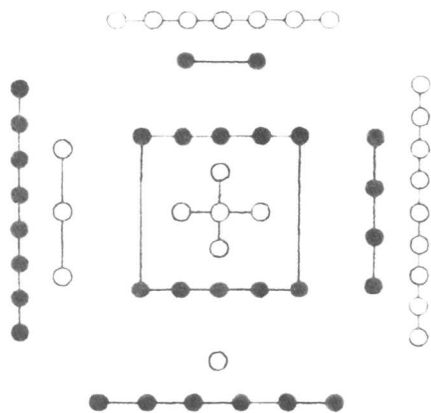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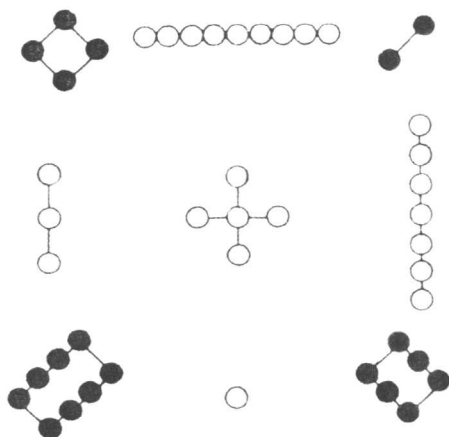
当地土家族汉子带着本书作者探访张家界神堂湾。



位于张家界风景区的黄龙洞。祖辈相传，洞内有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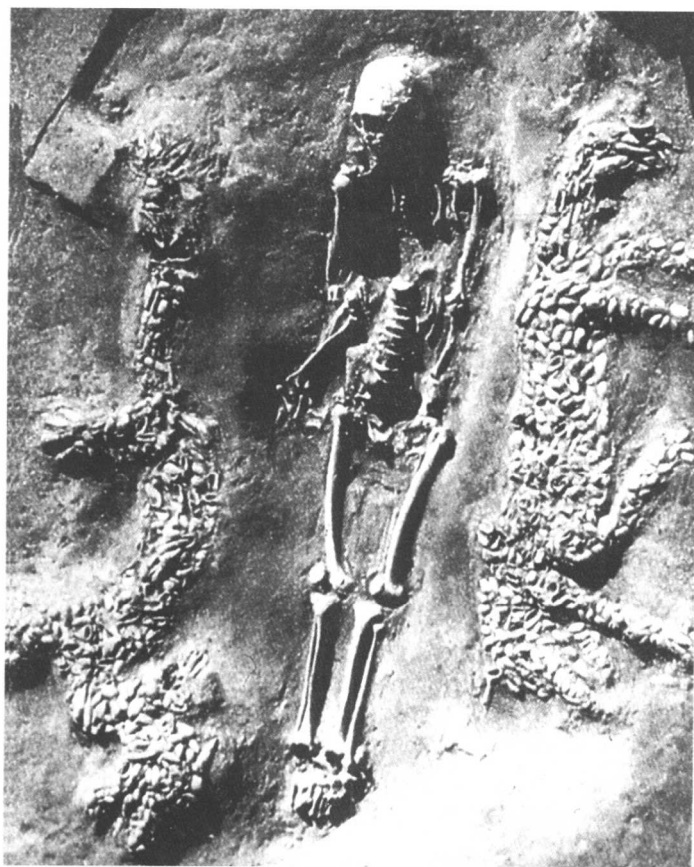


河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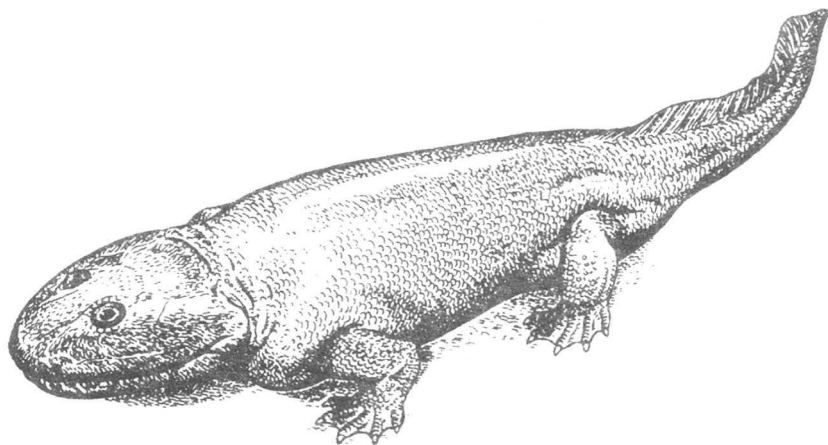


洛书

河图、洛书为远古星象图。史载河图乃玉石雕刻的天球仪，以龙马为底座，又称龙图。



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号墓出土的蚌壳龙、虎，距今约6400多年。



最早的两栖类动物——鱼石螈。龙属于古两栖类动物某个独立发展的分支？



青铜器上的爬行龙纹——兽面纹簠（殷墟晚期）。



青铜器上的爬行龙纹——龙纹簠（西周时期）。



引 子

据湘西澧州地方志记载：

乾隆年间，湘西大旱，本地法师何俊儒，欲率徒七人入黄龙泉祈雨。族中长者劝之曰：“祖辈相传，洞内有龙有妖，入则不得还。”何氏窃以为传闻不足信，自恃法术高强，抚髯笑曰：“为祈雨福泽一方，正欲寻龙！”遂仗剑率众徒鱼贯而入。

乡民设祭于洞外，香烛牺牲颇丰。由辰时至申，赤日依然，幽洞悄无声息。突平地风起，一团黑云自山后奔涌而出，暴雨骤至，电闪雷鸣。乡邻感激涕零，诚惶诚恐跪于雨中，叩首不止。忽闻洞中訇訇然，似万马奔腾，继而泉水暴涨，狂泻突涌。众人惶恐，鼠窜四避。却见洞内冲出一人，血肉模糊。趋前审视，乃何法师也，慌忙抬至家中，遍施针药穷尽救助。法师昏迷中时而抽搐惊嚎，其声凄厉若鬼。三日方醒，问洞中所见，只啜嚅曰：“先人不我欺也。干死当门田，莫打黄龙泉……”呜呼气绝。

数日后，洞水平复如常，而七徒无一生还，亦未见尸。

其所遇者何？不得而知也。

溶洞暗河如清澈的血液，默默流过大地的肌肤。一条时宽时窄、两侧怪石嶙峋的曲折暗道深藏水下，不知通向何方。虽然时值盛夏，水温只有7℃，冰凉的水流在寂静的黑暗中奔流不息，将坚硬的岩壁镌刻出亿万年幽寂岁月。

3.8亿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溶洞系统发育在1.8亿年前的三叠系碳酸盐地层，到6500万年前地壳抬升，出现了干溶洞，然后渐渐形成今日迷宫般的洞穴系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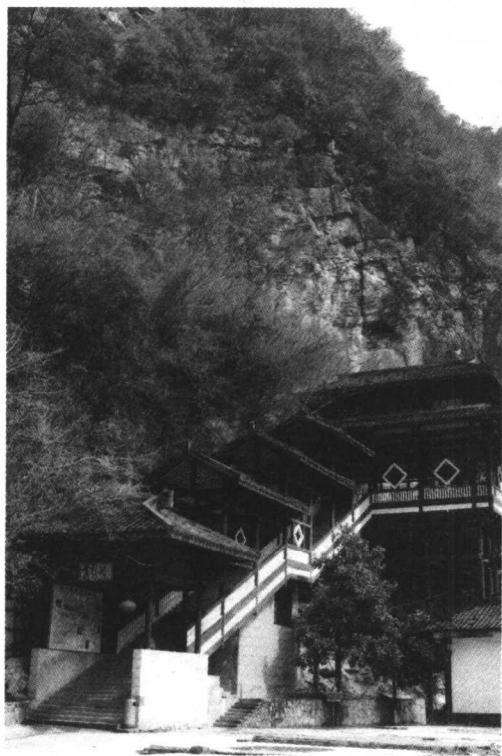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幽暗的穴道深处出现两团亮光，像两只灰白的眼，缓缓逆水而来。光亮越来越强，亘古的黑暗第一次被惊扰，窄长的洞道溢满朦胧的绿色。

这是一前一后两个潜水的人，像两条大鱼吐出一串串气泡。潜水镜遮住了他们的脸，二人从头到脚装备繁多，说不清究竟是什么。每人身后拖着一条白色的绳，长绳松松地延伸进身后的漆黑之中。

这水下暗洞在黄龙洞响水河的上游，入口处的岩壁下泊着一条电瓶船。两条保险绳从船上斜插入水面，连接着暗洞中潜水的人。

黄龙洞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毛德有亲自守候在工作船上，他是本地人，就在索溪河对岸长大。黄龙洞位于湖南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东部，毛德有是当年首批进洞探险者之一，后来又参与了对它的旅游开发，对这个溶洞太熟悉了。

但是据专家分析，现已探明的两层旱洞和两层水洞全长



位于张家界风景区的黄龙洞。祖辈相传，洞内有龙。



7640 米、面积 10 万平方米，只是这溶洞系统的一小部分，处于阴河下游。还有未知的上游、中游，应该更为宏大壮观。为把全洞错综复杂的支脉调查清楚，公司特地从省地科院请来了巴亥和小丘，进行二次勘察。

上层的水洞叫“响水河”，全长 2700 多米，如今开放的旅游线路只有 800 来米。从黄龙洞“隐龙峡”乘船拐进来，经过尚未开发的两公里险峻水洞，便到了响水河的尽头，也就是这时毛德有所在的位置。水面被岩壁阻断，一暗洞深藏水下，专业术语叫“虹吸管”。要勘察响水河上游，必须潜水穿过这个凶险莫测的虹吸管。

此时，巴亥看看潜水表，已在水下四米多，淡黄色岩壁的平行纹理清晰可见。虹吸管最窄处只有一米来宽，水流迅疾，他和助手小丘扒着嶙峋石壁艰难地逆水而行。从幽暗的水洞深处隐隐传来怪异的声响，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，巴亥头灯的光柱射出不远便被亿万年长夜吞噬。

潜水大约 40 余米，洞道渐宽，水势渐缓。二人上浮，巴亥头部刚一露出水面，立刻听到清晰的轰鸣声。环顾左右，身在一高大洞厅，远远近近石钟乳千姿百态，瑰丽鬼怪；到处洁白晶莹，在头灯照射下闪闪发光。宽大的石幔，宝塔般高耸的石笋，珊瑚般的石花……这冰雕玉琢的世界与外面经营了二十多年的旅游区完全不同。

巴亥二人上了岸，先从防水背囊中取出气体检测仪，测了空气中氧含量和有害气体含量，这才关了氧气，摘下保险绳的合金铝锁扣，卸下沉重的红色氧气瓶和潜水背囊，脱脚蹼换上登山鞋。巴亥高高的个子，肤色黝黑，紧身潜水服勾勒出运动员般的身材。与巴亥比起来小丘矮一些，健壮敦实。他俩都是复员兵，一举手一投足，带着明显的军人气质。

从潜水包里掏出测距仪、平板绘图仪等工具，开始测量，画草图，标数据。洞厅极阔大，不亚于现在顶层的“龙宫”，高丘深谷，地势复杂。循着轰鸣声向纵深搜索，转过一片“水田”，发现脚下有一深壑，喧嚣声由壑底而来，震耳欲聋。巴亥站到崖边，只觉岩石颤动，下面黑黢黢的，显然有湍急水流，想必那就是第二层暗河的上游。

他正在观察深壑，忽觉激流喧嚣声中，似乎凸现一缕诡谲声响，浑浊不清，低沉厚重，像是动物的呻吟或是低吼！余音在洞厅四周隐隐回旋，却不知来自何处。

巴亥为之一惊！头灯光柱缓缓扫过，唯见脚下峭壁狰狞，望不到壑底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立即取出望远镜般的军用热像仪，再次观察一遍，依然没有发现可疑物体。

这架进口“被动式热像仪”胜过俄制红外微光型的“费林 3 系列”夜

视镜，价值十数万美金。它的镜头并非光学玻璃，而是特殊的热敏金属材料，不受光线影响，摄取“热梯度”显示影像，甚至能根据残留在空气中的热度，察觉已离开的人、动物、车辆等发热体。

这时，小丘跟了过来，将激光测距仪对准深壑对岸。一束红光射出，淡绿色液晶显示出距离。巴亥带着全套 SRT 单绳技术装备，他思索片刻，便找了根石笋作为锚点，熟练地打个“双套结”将探洞专用绳索系到石笋上，绳索另一端以“变形称人结”拴于腰间的坐式安全带。他让小丘留守，自己戴上黄色软皮攀岩手套，抓住绳索操作下降器，带着测距仪顺利落到壑底一侧。

轰鸣声震得鼓膜欲裂，湍流在脚边奔涌，水沫飞溅冰凉彻骨，脚下岩石仿佛在移动，令人目眩。下游不远，壑底连着一竖井，黑暗凝聚好似地狱之门，激流咆哮倾泻而入。巴亥猜测这竖井大概与第二层暗河相通。他摘下手套别在腰间，举起测距仪准备工作。

突然，湍流中似甩出黑糊糊一物！就在几米开外，眼角余光感觉它碗口粗细，如蛇扭摆，似有黯淡磷光！他慌忙扭头正视，头灯光柱随之指向那一片水域，分明看到下落的晶亮水花！隐约见水下有一巨大的恐怖黑影！一晃便不见了，踪影全无。

巴亥惊得退后几步，同时飞速拔出腰间带锯齿的军用野战匕首，慌忙间不慎带出一只手套。黄色的软皮手套轻飘飘掉进脚下阴河，立刻被强劲的水流卷进黑穴。

巴亥紧张地审视幽暗中的湍流石壑，再看不出任何异常。他后悔没有带热像仪下来，立刻用步话机与上面的小丘联络：“马上用热像仪搜索深壑，重点观察竖井。完毕。”

“明白。完毕。”

小丘的头灯拖着黯淡的光柱朝竖井方向运动。洞窟如倒扣的高大的锅，看不到锅底，只见长短不一的钟乳石从黑暗中倒垂下来，如石剑高悬。

步话机呼叫，小丘报告说反复观察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巴亥稳稳神，测了水深等数据，然后离开壑底，借助手握式上升器攀上来。

小丘问在下面发现了什么，巴亥不敢肯定，只说感觉深壑激流中似乎潜伏着什么东西。小丘咧咧嘴想笑，见巴亥神情凝重，不像是开玩笑，便紧张起来，禁不住又举起热像仪将轰鸣的黑壑扫视一遍。

巴亥径直走向刚刚登岸的地方，弯腰收拾潜水装备，他要进入深壑的竖井，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。两个人探“水洞”已违反有关的安全规定，一人下泻水洞无异于自杀。小丘极力劝阻。巴亥背起氧气瓶戴上潜水镜，



晃晃手中 10.5 毫米直径的专用绳索：“只要绳子不出问题……”

小丘一把拽住他：“等会儿，我跟你一块儿下去。”

巴亥不同意，说按规矩必须有人留在上面监护支援，总不能全军覆没。小丘坚持说要么一块下去，要么都别下。巴亥也知道竖井下面情况不明，只靠一把匕首独自下去恐怕凶多吉少，想了想只得暂时放弃。

巴亥有一半彝族血统，胆量体能过人，复员到省地科院虽然时间不长，却已考察过大大小小很多洞穴。他喜欢自己的职业，喜欢冒险挑战极限，在他看来这是莫大的乐趣。

两人继续勘察洞厅，头灯光束昏黄如柱，四周厚重的黑暗如海啸汹涌，晃动的光影中参差怪石似一群蠢蠢欲动的鬼怪。

小丘拔出匕首，紧张地巡视四周。巴亥心里思量：难道刚才那声音和黑影都是自己的幻觉？他自信不可能。作为特种部队的连级指挥员他虽然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，但经历无数生死历练，即使面对更为险恶的境遇，也绝不会因为恐慌产生幻觉。但是，常识告诉他，在地下洞穴里不可能存在什么大型动物。到底那个影子是真是幻？

这时，小丘爬上一座倾斜的高台，发现玉柱般的石笋大多被折断，横七竖八倒在岩坡上。他偶然碰落了什么东西，扭头一看，不禁惊叫一声：

“死人！”

巴亥闻声抬头，见面前两尺开外，石坡上一团枯黄乱发裹着个骷髅！闻到一股不大美妙的死亡气息。他动作矫健地攀上去，俯视这副遗骸。

奇怪的是，遗骸仅有短短上半身，脊椎骨折断，腰部以下全没有；头朝下，因为只有胸腔和半截腰椎，胳膊显得很长，像是来自外星球的巨型怪虫；左肋完全破碎，像压瘪的木笼子包着一团黑紫；大张着嘴，空洞的眼眶冷漠地注视着他俩。

他俩俯身仔细观察，想不出封闭的溶洞里怎么会有死人，而且样子怪异。

突然，小丘用手一指，紧张地小声说：“你看这儿！”

巴亥摘下头灯，照向骷髅的脊骨，只见断面上有两个光滑的半圆凹槽，好像是动物牙齿的痕迹！

他满脸疑惑，掏出数码相机，前后左右拍照。刺眼的闪光似乎唤醒了沉睡多年的阴魂，白骨仿佛生动起来。一不小心，巴亥碰到遗骸，悬着的左臂从肘部断开，白生生关节毕见的掌骨成扇子状，在空中画了一个弧，仿佛挥手致意，然后坠落进脚下的黑暗中。

指骨在黑暗中似乎四散弹起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好像幽灵阴险的窃笑……

二

淡紫色暮霭中，索溪河桥头的大排档烟雾腾腾，弥漫着烤鱼、烤羊肉串的香味。操着各种方言的游客熙熙攘攘。作为著名旅游区，武陵源的傍晚一年四季都很热闹。

巴亥、小丘照例在此用晚餐，肥大的短裤，部队发的跨栏背心，光脚穿拖鞋。要几个简单小菜半箱啤酒，每人举着啤酒瓶仰头直灌。

他俩都属于比较沉默的人，朝夕相处更没多少话说。两个单身汉你一支我一支地吸着烟，偶尔互相碰一下酒杯，默默看着满街美女下酒。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刚复员时见了女人眼睛都发直。在野战部队几年，军营里不仅看不到女人，连炊事班养的猪都是公的。

巴亥的父亲很小就离开了彝族山寨，巴亥在重庆长大。军校毕业后到野战部队特种侦察连服役，做到上尉连长，一年前从部队复员，到了省地科院。小丘先他一年复员，二人是同事又是朋友，也都是登山协会和洞穴协会的会员。

下午在洞里发现残骸以后，他俩又将洞厅搜索一遍，没有找到任何遗物，也未发现其他出口，于是只好按原路潜出水洞。

巴亥向等候在工作船上的毛德有作了汇报。当他讲到在新发现的洞厅暗河里可能有大型不明生物时，毛德有立刻显得若有所思，欲言又止。看了巴亥数码相机中的残骸照片，他表情更为凝重，要带他俩去面见公司领导。三人一同出了黄龙洞。

公司办公楼就在黄龙洞右侧不远，索溪河边。公司的主管副总看起来只有三十来岁，据说是位名牌大学的硕士，毛德有恭敬地称他黄总。黄总不相信洞里会有什么怪兽，至于骸骨，他猜测是被猛兽咬死后残尸被水流冲入洞中。

巴亥根据对溶洞地形的分析，认为残尸不可能由响水河逆流经过虹吸管进入洞厅，如果说它从响水河上游而来，应该滞留在虹吸管附近低洼处，不会被冲到高丘背后。假如尸体与响水河无关，是被深壑下的湍流带进来的，那么它必然被冲进竖井，更不可能出现在垂直落差二十多米、水平距离五十多米的高台上。倘若残骸果真与水流无关，那么就不是死于洞外的残尸。结论是：此人很可能死于洞中！

黄总却不以为然，说壑底暗河的流量骤然加大，竖井一时泻不出去，



洞厅里水位短时间暴涨也是可能的。巴亥反驳道：

“就算水涨到了那个位置，它也不可能搁浅在陡坡上。我怀疑他是被动物拖到那个位置的，脊椎上的牙印证明他曾经遭遇动物袭击。我亲眼看见，洞里好像有大型不明生物……”

西装革履的黄总含讥带讽地笑了笑，打断他：“二位辛苦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”

巴亥二人只得告辞，随毛德有出了公司。每天接送他俩的红色桑塔纳已经停在公司门口。毛德有帮二人把潜水装备搬上车，交代了几句明天的勘察收尾工作。

轿车发动了，巴亥忽然想起毛德有刚才的表情，似乎对黄龙洞的奇怪发现知道些什么，他立刻从车窗探出头，对刚要转身离开的毛德有挥手喊道：“毛主任，晚上我去找你，一定等着我！”虽然认识时间不长，他们已如同老朋友。

回到武陵源的宾馆，巴亥二人冲完凉换了衣服，然后就溜达到这里吃晚饭了。

此时，小丘已酒足饭饱，看着街景，悠哉游哉吸烟。而那若有若无的动物低吟、暗河里的黑影、半截残骸依然在巴亥脑子里转来转去，就像电脑保护屏的三维图案。那人真的是被水流拖入洞厅的吗？那个不明生物究竟是什么？他握着啤酒瓶陷入深思。

到地科院以后，巴亥曾恶补地质学，但对生物学还是个棒槌。一连喝了四瓶啤酒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。不过，他倒想起一个人来。于是摸出手机检索出储存的电话号码，拨号。

“乔霓吧？我是巴亥，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谁？……噢，想起来了，你好！”她总算记起了他。

乔霓是长沙某高校在读古生物博士，手机暴响时正在阅览室查阅资料。

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已经到了最后的修改阶段，论文是根据新发现的“热河生物群”蛛螯类化石资料，探讨大鲵等现代滑体两栖类动物的进化历程。阅览室座无虚席，清冷的日光灯爱抚着埋头攻书的莘莘学子。手机彩铃打破静谧引来无数谴责的目光，她慌忙起身跑到走廊里接听电话。

他俩是在几个月前偶然相识的，其实巴亥早想给她打电话。此刻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在张家界。今天我在黄龙洞里看到一个大型不明生物……”

乔霓笑道：“没想到你这人还挺幽默的。我没时间跟你闲扯，有什么

事你快说吧。”

“我没开玩笑！”巴亥有些着急，简单介绍了奇怪的叫声、黑影和那副残骸的情况，请她帮忙分析分析，黄龙洞里可能会藏有什么动物。

乔霓笑道：“可能藏有《地心游记》里的动物。”心想只有学龄前儿童才会提出这么愚蠢的问题。本来对他印象不错，没想到这人的思维好像有点儿不大对劲儿。

巴亥听出她的不屑，但还是很礼貌地问：洞穴中有没有可能生存着某种大型动物？乔霓推推无边眼镜，“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在地下溶洞中发现大型动物的记载，除非在凡尔纳的小说里。你肯定看错了。”

巴亥并没有生气，但是军旅生活养成了说话大嗓门又直来直去的习惯，“我没理由编个故事来骗你吧？那副残骸脊椎骨上有动物的牙印，我这儿有照片为证。而且我还听到动物的叫声，看见水中一个巨大的黑影子……”

巴亥并不觉得声音很高，但是在乔霓听来已经很不舒服。她显得有点儿不耐烦：“我并不怀疑你的诚实，不过在特殊的环境里，谁都可能产生幻觉。”

虽然知道那不是幻觉，但是也知道无法说服对方，甚至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。巴亥只得退一步问：“也许是大蟒？”

乔霓像背书一样地说：“蟒蛇在湘西极少见。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、贵、川、闽、两广，属爬行纲有鳞目，栖息于林木茂盛的山区。一般长六七米，有树栖缠绕性，不可能栖息在阴冷的地下溶洞里，那里没有可供它捕食的小型动物。你说的那种巨蟒我国基本没有，湖南更没有，南美沼泽里的水蚺还差不多。而且蟒蛇只是吞食，不会咬断食物。”

“那么你觉得洞穴里可能有什么动物？”巴亥不愿轻易放弃，追问道。

“窄义的洞穴生物也叫‘真洞穴生物’，包括藻类、微生物、盲鱼和蜘蛛、蜈蚣之类的昆虫。在封闭的地下洞厅里不会有大型动物，这是有定论的。”乔霓已经很不耐烦了。

巴亥争辩道：“黄龙洞第二层暗河里面发现有鱼、娃娃鱼、蛇等很多种动物，大概与索溪河相连。也许那个不明生物偶然由索溪河进入第二层暗河，逆流钻进洞厅呢？”

乔霓再一次打断他：“为什么要钻进去？动物的活动范围有一定规律，行为由本能支配，不会突发奇想去探险，没有你那么聪明。”

受到女人的讥讽，巴亥当然很不高兴，但为了继续请教这位专家只能



尽量克制。而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，没有人肯相信他的亲眼所见，即使他指天发誓也是徒劳。他顿了顿，又问：“那么，你觉得那人是怎么死的？残骸脊骨的牙痕又怎么解释？”

乔霓本来对这个皮肤黝黑帅气的小伙子印象不错，但现在似乎有点儿反感，觉得此人比较固执，而且实在没时间与他闲扯，心急火燎，急着回阅览室查资料。

她耐着性子说：“残骸来源有很多种可能，不排除那人死于猛兽之口，但决不是蟒蛇。再说脊骨断面的凹槽也不一定就是动物的牙痕。对不起，我真的还有事。对不起，再见。”

巴亥话没说完，对方已经挂断。他很感郁闷，一口气喝了半瓶啤酒。

“如果那东西不是鱼，不是蟒蛇，地下溶洞里也不可能有已知的其他大型动物，那么它就只能是未知动物了！”巴亥思索着，像是对自己说。

三

离开大排档，巴亥给毛德有打电话，二十分钟后他们在天子街足浴中心见了面。

“今天下午，我提到洞里可能有不明生物的时候，你好像想说什么？”三人进了单间，巴亥一坐下来就迫不及待地问。

毛德有愣了一下，把双脚放进木盆，中药液滚烫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神秘地说：

“据说黄龙洞曾经有人遇难，一共七个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巴亥和小丘同时瞪大了眼睛。

于是，毛德有讲了当年何法师带着七名徒弟进洞求雨遇难的传说。黄龙洞以前叫黄龙泉，这件事在当地人人皆知，据说清朝时就写进了地方志。

小丘不大相信，笑问：“当时真下雨了？龙王爷显灵？不可能吧！”

“也许正赶上洞里发洪水。”毛德有说。

“溶洞里哪有洪水，应该是‘间歇泉’。”巴亥说，“这事儿是真的吗？”

毛德有正色道：“反正真有何俊儒这么个人，我跟他七世孙何旺嗣太熟了！就是我们一村的，住我家斜对门，小名叫二臭儿，我叫他二哥。老何家每年六月十一还到洞口给祖宗烧香呢，但是他先人在洞里具体遇到了什么可说不好……”

三个做足底按摩的小姐相互大声聊天，又说又笑。小丘瞪眼吼一声：“别吵！”

姑娘们脸一红，低头工作，单间安静下来。

巴亥觉得这个传说恐怕有点儿根据，他靠在躺椅般的按摩床上，打破沉默问道：“那么，自此以后的二百多年，你们这里就没人再进黄龙洞了？”

“没错，差不多把这个洞忘了。直到二十多年前，我和同村几个人进去……”

“真的？重新发现黄龙洞的也有你？你们第一次进洞看见了什么？”巴亥坐起身问。

毛德有脸上的笑容缓缓退去，目光渐渐迷离悠远……

那是1983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清晨。

晨曦唤醒沉睡的湘西山野，涂抹着索溪河岸边镜子一样的薄冰，河面